

徵文比賽中篇小說第二名

阿珠

紀棠

前情摘要：月亮從東山背上升的時候，阿珠在甘蔗園裡去會晤她的情人阿本，商量他們的婚姻問題。不幸被阿珠的養母知道了，認為他們一定有不正當的行為，約了五六個人來開罪。棍子，刺杖以及拳頭打在阿本身體上，他被人緊緊的抱住了腰，掙脫不開，幸而不久，一條木棍錯打在抱他腰的人的頭上，于是阿本趁機脫身就逃，眾人緊緊地追趕。

二一

阿本沒死活地拚命跑，越過小山，跨過溪澗，他不敢回家。跑了一會，人聲漸漸遠了，他放寬脚步慢慢走。他遠遠地聽得嗚嗚的人聲隱入村子去。他停住脚，坐在一叢小樹下。頭上溼漉漉，是汗吧，一摸，黏黏的，在月光下一看，黑黑的顏色。是血，不得了。再一摸，頭上一大塊，破的。他開始感到疼痛，仔細檢查，背上，臂上，到處有破的，遍身痛苦。月亮仍舊那麼美麗，高懸在天空，好像在笑他，他不知怎麼才好。他想回家，但又不敢。又坐了一會，打起寒戰，一個，兩個，連著來，涼得難受，頭上冒出冷汗，漸漸不能支持。情形不妙，非回去不可，要死也死在家裏，母親一定在焦急等著，他打定主意，一步一步，慢慢走下山去。到了村邊，從後面小路偷偷摸進去。到了自己的家，母親不在，他倒在牀上，身體非常痛苦，心裏更加痛苦。糶糶糊糊，他分不出是事實，還是做夢。阿本的母親出去了，因為剛才有許多人到她家來找阿本，東找西尋，隔了一會，找不到，出去了。他母親覺得奇怪，跟著出去看看，只見村子裏的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紛紛議論著，阿珠的哥哥，拉着阿珠的頭髮，像拖一隻羊去開刀似的，拖回家去。阿珠的養父跟在後面怒罵著。阿珠嚎陶大哭。阿珠的養母，像一隻瘋狗似地衝出來，擰她的大腿，擰她的屁股，還要撕她的面皮。尖聲厲罵道：

「歹查某（壞女人）！你去落菜店（酒家）！落菜店，比這有禮面！養你養到這樣大，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！你去死！」她養母氣得臉上的麻點子都張大了。

「去！死到大路去！現在就滾出去！」她哥哥扭着她的頭髮，拉進來，拖出去，搖來晃去地盪着她的頭。

「送給菜店去！」她養父氣得鬍子倒豎：「餓牛會犁田，餓狗會顧更，餓查某好名聲，好名聲，死仔仔舖（死孩子乾，罵下輩人的話）！姦你娘！」

阿珠披著散髮，亂着衣襟，蹲在籬下，掩面大哭，庭前許多人圍觀着。

「再找阿本去！姦伊娘！把他拖出來！」有人在罵阿本。

「叫他跪在廟門口給大家看！我們小安村的村風給他敗光了！」

「要他罰錢拜神明，請大家吃酒。」

「吹着口哨走過去，我知道沒有好事情。」

村子裏的人，因為阿本無法起牀，跪廟門，拜神明，分紅包，請吃酒的事，暫緩執行。

阿本，這苦命的孩子，自從六歲時死了父親，就一直和母親過着孤苦的日子。八歲那年，母親送他上鄰村的小學讀書。讀到十二歲，家中景況，更加艱苦，母親就叫他停了學，在家裏幫忙，自己去做工。母子倆，含辛茹苦，過着艱辛的日子，總算沒賣掉他父親遺留下的一間簡陋的房子，幾坵貧瘠的田，和一塊小小的山。近年來，阿本大了，勤勤勉勉，很會工作，家境才漸漸好轉。他母親看看兒子成人了，身體強壯，面貌端正，心裏十分歡喜。她現在唯一的願望是，養隻大豬，娶個媳婦，抱個白白胖胖的小孫子。阿本會向她提起要娶阿珠的事，她說：「阿珠這女孩子不壞，但事情要慢慢來。」那知道突然發生這不幸的事情，年輕人，太粗魯，真使人煩惱。她有時想想，阿珠太壞，勾引阿珠牽在一起；但有時想想，兒子可憐，阿珠也可愛，不早點替他們結成親事，還是自己太糊塗。

阿本的母親，雖然心事重重，但阿本的身體總算沒有潰成大禍：發癩已慢慢退去，傷口也漸漸收縮，神志已恢復清明。他把阿珠的事，無法想像，也無法忘記。他靜靜地躺在牀上，窗外射進強烈的陽光，後山蟬鳴的聲音，一陣一陣送進來，這正是天藍日赤的長夏。他回憶着一件一件的往事：

去年夏天，也正是竹林中蟬聲喧起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大德伯叫他去幫工除草，他去了。那天大德伯除草的，有三個男工，四個女工。女工之中，有一個就是阿珠。阿本好像很久沒有見過她似的，他覺得阿珠忽然很漂亮了。他知道阿珠是張有金的養女，聽說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。小

「噫哩咕嚕，說得好親熱！烏狗，烏貓，都不是好東西！」許多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議論紛紛。有的主張要阿本分紅包罰錢送人，有的主張把阿本趕出村子去，有的主張阿珠也要跪廟門。鬧轟轟像在做一場大戰。

這場戲，到午夜以後還沒有停止。但月亮已漸漸轉西了。





新年又快到了，每逢新年，我們都贈送一點小禮物，表示對讀者們慶賀問候之意，去年和前年，都是贈送的月曆。今年在決定贈送禮品之前，我們會派人到幾個鄉鎮訪問，徵求讀者們的意見。統計訪問的結果，有許多讀者認為過去贈送的月曆，雖然圖案設計很美觀，掛在牆壁上很好看，但農友們不一定很實用。因為農友們留用的是每天扯去一張的日曆。同時，這一類的月曆，各商店公司也常常贈送，農友們可以從其他地方得到，所以希望本社贈送更為實用的禮品。經過相當時間的考慮，並參照了更多讀者們的意見，我們才決定編印一本「豐年手冊」。這本手冊已在印刷中，將要和新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豐年，同時送到讀者們的手中，裏面除了有豐富的農業常識和實用的圖表資料以外，空白的紙張可以自由記事，裏面並可以夾放身份證和錢幣，對農友們一定會很實用的。希望農友們能够人手一本，請注意我們的贈送辦法。

△ 明年度本刊的編排，或許有一點變更，在年終的幾天，將要作最後的商議。原來每月編印一次的「農家月曆」，因為紙張來源的問題，從新年一月份起，暫為停止，好在月曆裏重要材料，我們已經編在豐年手冊的「農事要覽」項下，那本手冊可隨身攜帶，農友們翻閱起來，也許更為利便。其他關於本刊的內容或形式，譬如說那一部份應該增加，那一部份應該減少，或那一部份應該改變成什麼形式，希望讀者們多多給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。豐年是農友們自己的刊物，我們想知曉大多數農友讀者們的願望，希望讀者們提出我們疏忽的問題，不要吝惜來信。本刊的編排形式，既經決定以後，如沒有特別的理由，我們不希望有重大的變更，所以關於這一方面的來信，請儘快寄給我們。

△ 本社和農林廳、臺灣公司、中國廣播公司合辦的「好農村」廣播節目，已經播送了將近一個月了，有一部份廣播的材料，是本刊上已經發表的，但都經過廣播公司的改編或錄音，和原來的文字不完全相同。農友們在閱本刊後，如有文字不完全了解的地方，再聽一次廣播，一定會有更深的印象。我們並計劃以後選擇一部分重要的廣播原稿，預先在本刊發表，並註明廣播的日期。這一期第十頁的「中部香蕉搶救記」，就是第一篇這種稿件，原來的錄音，是兩個人對話的形式，我們現在改成敘述的體裁，歡迎農友們對照收聽。又對於這一個節目的任何意見或批評，請寄信來本社或中國廣播公司都可以。

時候，他們也常在一起玩。後來她在家裏學做事，大家都說她很乖。但她一直黑黑瘦瘦，不引人注意。這一天，阿木忽然覺得阿珠和從前不同了。臉頰白裏透紅，像一個蘋果；眼珠水汪汪，含着情意；胸脯高高隆起，身體的線條，十分調和。她雖然頭上戴著笠仔，面上包著蓋笠巾，臂上套著手籠（布或草做的，套在手臂上，農村婦女用），但總掩不住她的青春所輻射出來的光輝。阿木直覺地意識到阿珠非常美麗，而這美麗又使他非常動心。男女工到齊了，就談談笑笑，走到田裏。大德伯替他們分配了工作，男工每人六行，女工每人五行，同時下田，齊頭並進。阿木和阿珠，剛剛靠在一起。他們兩膝跪在水田裏，兩手像鴨子的嘴，搜著草，搜到了，拔起來，撇入泥底，拖泥帶水，別人看著很苦，但他們做慣了，並不覺得。一面做著，一面談笑著。阿木說：

「阿珠，艱苦嗎？」  
 「沒有什麼。」  
 「工作雖不苦，但小時候玩著最快樂。你還記得從前在小溪裏捉蝦子的事嗎？」  
 「不大記得了。」  
 「有一次，我們為了爭奪一隻蝦子，我把你的衣服弄濕了。你哭著告訴我的媽媽，是不是？」  
 「噢，是的。」阿珠回憶著，笑了。  
 「現在還要去告訴嗎？」  
 「什麼人要去告訴！」  
 「不告訴？不告訴，那我又要把水潑上來了。」  
 阿木忽然福至心靈，真的大著膽子，把泥水打上她的衣服。

「啊！壞東西！」阿珠驚叫起來。  
 「別的人都放下工作，回過頭，問她什麼壞東西。阿珠不慌不忙說：『剛才摸到一條鱧魚，我以為是水蛇，實在嚇死了。』」  
 大家信以為真，繼續工作。阿木看看阿珠，輕輕說：

「對不起，失禮，失禮！」  
 「壞東西，不要這樣了。他們知道了，會告訴我媽媽的。」阿珠嘟起嘴。但接著是一個含羞的甜笑。初升的太陽，照在她臉上，臉容紅得像一朵芙蓉花。這美麗的臉，這甜蜜的笑，在阿木的心田裏深深種下了愛的禾苗。

從此以後，阿木的心就常常繞在阿珠的身上。每天總要想法看見她，即使遠遠看到一眼，也覺得快樂。幾天沒有看見，就好像丢了什麼東西，心裏很空虛。他不知道這樣的情形是什麼，但他想這大概就是別人所說的愛情。

去年舊曆年底，大家都準備著過年。但正是採收菸葉的時候，所以農家特別忙。這一天，大德伯叫了許多男工女工幫忙採菸葉，他所叫的都是常來幫工的收葉人，因此這一天又叫了阿木和阿珠。他們先到了田裏採下菸葉，孩子們把菸葉分成三等：黃色、青色、半黃半青。然後再按照菸體的厚薄分開，用線穿起來掛在小竹竿上，一串一串。最後拿到烘培菸葉的焙室裏，一行一行掛在木架上。焙室很高，直直長長，四面不通風，所以裏面很暗，對面不見人。但一般年青矯健的男女，都喜歡爬上掛菸葉。阿木穿了一些菸葉，就和另一個女工拿了一些穿好的菸葉，跟了進去。